

求习dada救救佛门！

习dada：

您好！工作忙吧？身体还好吧？彭mama也还好吧？

我叫杜小坚，今年四十六岁，河南省唐河县人。您虽在陕西出生，祖根却在南阳邓县，跟唐河只隔着一个新野，算算我也是您的南阳老乡。您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更是我们南阳人民的骄傲！

南阳有个桐柏山，是革命老区，也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佛教山头，属于临济宗的一个支派，太白顶白云系，祖庭是太白顶云台寺，门下子孙遍及宛属十三县、省内外、海内外，源远流长。近代出的大德高僧，有北京弥勒院真空禅师，与虚云老和尚、扬州高旻寺来果禅师同为民国著名禅师，虚云老和尚法嗣体光长老也是我们太白顶子孙。

受到家乡浓郁佛教传统的影响，我奶二十岁就信佛、吃素，我妈五十岁信佛、吃素，我十九岁就信佛、四十岁也开始吃素。我师爷真廓老和尚，圆寂二十多年了。

我对佛门，有深厚的感情。

而佛门这几年的命运，让我焦虑、痛心，让我最终孤注一掷，向您写这封信，想请您出手救救佛门。

壹、佛门不幸这几年

这几年佛门的不幸，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千夫所指，都指向2018年8月爆发的释学诚案。

释学诚案造成全社会对佛门的观感断崖式下跌，随之产生了众多恶果。

一、宗教政策急遽收紧，部分地区拆庙拆像

这几年的大部分宗教政策，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教风建设，佛门都是双手支持、积极执行的。但是，也有一些宗教政策，让佛门痛苦不安。

首当其冲的，就是部分地区，以违建为理由，拆了很多小庙、寺院建筑、露天佛像。

不少小庙有上百年历史，只是因为没宗场证，都作为违建彻底拆除。

大量的露天佛像，由于不满足当地的限高标准，就算有准建证的也被拆除。

像我们河南省登封市，早在2018年国庆前，一个月内突击拆了三十多座小庙。

2019年2月，河北省平山县，60米高的滴水观音像被炸毁。

2020年8月，16米高的终南山三面观音像被拆毁，佛门内外、海内外各界数百人联名呼吁不要拆，都拦不住。

数量难以统计，但知道的就很多，而且发生的地区很广、持续的时间很长。

然后就是一些历史寺院的恢复重建工作，也因为宗教政策收紧而受到影响。

像我家门口的菩提寺，位于唐河县老城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民国时被冯玉祥拆除大部，文革后期拆除大雄宝殿，如今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泗洲塔，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师爷和师父两代人的争取，省里于2011年批准恢复菩提寺，前两年开始拆迁，把我家也拆了。

但现在都晓得宗教政策紧张，说好的恢复菩提寺又有变化，令人担忧。

二、网络平台删封撤禁，佛教生存空间窘迫

随着宗教政策收紧，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合法宗教场所之外的传教活动。

但是在互联网上，如何界定这个“合法宗教场所之外的传教活动”？

如果说只有合法寺院开设的网站、微博、公众号、抖音、论坛，才可以讲经说法，那么事实上这些仍有大量是由私人开设，没有什么宗场证，讲的东西或者如法、或者不如法，但他们可以随便讲。

如果说只要是合法寺院开设的平台或帐号就可以传教，那么事实上在不少互联网平台上，即使是合法寺院、合法僧人也不能讲经说法。

特别的，像优酷、喜马拉雅、抖音等等的主流网络平台，存在大批量、无差别删除佛教内容、僧人讲经说法内容的现象。僧人在上面只能展示日常生活、寺院风光、个人才艺等等，一旦讲经说法，就会被删除甚至封号。

像腾讯，下架了腾讯佛学的全部文章。而且，多次在公众号中大批量、多批次、无差别地删除“净土”、“佛教徒”字样的文章，被删文章较多的公众号还要被封禁一个月以上。

三、反藏传思潮大爆发，部分地区排藏逐僧

在释学诚案的举报信中，以及举报人释贤佳持续至今的宣传中，都把释学诚出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学习了藏传佛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接受了藏传佛教的男女双修理念、然后以藏传佛教的依师法洗脑信众、实施精神控制和性侵——罪根都在藏传佛教。

于是在汉传佛教中原本就存在多年的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和敌意，被迅速点燃。原本可以包容藏传佛教的，不再包容了；原本就仇视藏传佛教的，更加偏执极端。

他们高喊“喇嘛教不是佛教！”的口号，誓要“借国家处理释学诚之东风，把喇嘛教从汉地彻底驱逐出去！”

他们不但在网上到处宣传反藏传思想，还给各地宗教部门写信，要求禁止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教。

于是像浙江等一些省份，就出台了新的地方宗教法规，以“限制跨区域传教”。

然后地方政府出面，内地的一些寺院，驱逐喇嘛；藏地的一些寺院，驱逐汉僧。

喇荣五明佛学院索达吉堪布、苏州西园寺济群法师，与释学诚同为在汉地弘扬藏传佛教的知名法师，他们的学习小组均被解散或变相解散。

四、佛门红卫兵大串联，批斗僧人围攻寺院

释学诚案，一方面，如前所说，引发了汉地的反藏传思潮；一方面，也是原本就存在多年的，对僧人破戒、违法违规等佛门乱象的不满，也被一些舆论刻意宣传放大，迅速极端化。从释学诚案爆发之日，便催生了这几年来甚嚣尘上的佛门红卫兵。

他们一方面，如前所说极端地反藏传；一方面在网络平台上，通过大字报、小作文形式的、虚多实少的指控，丧心病狂地批斗僧人、围攻寺院。

他们无视全社会提倡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舆论道德规范，只要听到藏传佛教的丑闻、僧人和寺院的丑闻，不管真假都听风就是雨，然后就帮忙传播、人肉围攻。

他们无视人类文明共通的“疑罪从无”原则，完全不需要公检法的判决，他们自己就是宗教裁判所，可以完全通过舆论炒作就定一个人有罪，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他们热衷于打小报告，举报大和尚、举报寺院违建，撺掇着地方政府去拆庙拆塔拆像、驱逐僧人、排斥藏传，然后为取得的胜利跳跟欢呼，但他们明明也属于佛门。

从释学诚案到现在，他们一直就是这个德行。

当时的中佛协副会长，基本上全被他们编排、批斗完了。所以才会有2019年春季两会，静波、圣辉两位大和尚提交意见，要求依法严惩宗教领域诬告行为、依法严惩危害佛教安全的网络水军。

他们批斗了差不多全中国的高僧大德，只有两个和尚是他们心中的英雄：

“大义灭亲”、“争取僧团的未来”的举报人释贤佳和释贤启。

贰、释贤佳和释贤启

一、红卫兵头子释贤佳，祸害佛门终成公敌

三四年下来，要问佛门红卫兵的总头子是谁，千夫所指那必然是释贤佳。

举报了自己师父以后，释贤佳仍不消停，他通过群发邮件的形式，不断地散发各种言论，从开始的一天群发一次、两天群发一次，后来基本固定为每周群发一次。

每封群发邮件都附带几个到十几个文档，三四年下来大概已积累了几千万字几千个文档，没有仔细数。

然后由他的几位“护法居士”，开设微博、网站、公众号，广泛散发。

他的群发邮件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方面：

北打龙泉

反复批斗他的师父释学诚、批斗他的同门师兄弟们、批斗龙泉体系北京龙泉寺、莆田广化寺、仙游极乐寺等寺院。

包括散布释学诚一直被关在北京的看守所、快审判了、审判时还会有军警维持秩序，等等，真假难辨的各路消息。

包括散布释学诚性侵了半个极乐寺一百多人，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等等，真假难辨的各路消息。

西打藏传

反复批斗藏传佛教的一切，包括藏传佛教经论、历代祖师、近代现代高僧大德（除了现在十一世班禅大师，他不敢），希望推动政府“把喇嘛教半正式定为邪教”。

汉地所有愿意支持和包容藏传佛教的僧人，其中不乏佛门公推的高僧大德，只要给藏传佛教辩护几句，全都被他戴上“汉喇嘛”的帽子，反复批斗围攻。

东打汉传

他热衷于传播、追踪僧人的破戒犯法事件、寺院的违法违纪各种丑闻，但他根本不管真假，全部“疑罪从有”，他自己就是宗教裁判所所长。

他高树“以经为则以戒为师”的幢幡，讲经、讲戒，但主要是鼓动在家人整治僧人和寺院。

他培养出来的佛门红卫兵们，喜欢说：“我要远离这个僧人因为他犯过午不食戒”、“我不供养这个僧人因为他犯不捉金钱戒”。他们觉得天下僧人没几个真修行，台面上诈现威仪，背地里喝酒吃肉、欺男霸女、蓄妻房、生多胎、开豪车、办公司；他们觉得天下丛林这里也不如法、那里也不如法；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勇敢破除佛门尊师重教、不说僧过的传统桎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整治佛门乱相，实现佛门自清自净。

佛门乱相当然客观存在，但是如同当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佛门中乱相的比例，真的有那么高吗？天下僧人辞亲割爱削发出家，能有多少是为了金钱和女人呢？

于是正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表现一样，这些佛门红卫兵，三四年来，习惯于绕过公检法，通过炒作网络舆论、炮制网络大字报、小作文形式的虚假指控，来批斗、围攻、打倒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

我，就被他们炮制过“十宗罪”，从五岁开始干的坏事儿全都上了网。

最终在2020年8月，拆除终南山三面观音像的事件中，释贤佳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带领佛门红卫兵支持拆像，给我们反对拆像的海内外、佛门内外各界人士，都戴上“反政府、犯国制”的帽子。

释贤佳从此成为千夫所指的佛门公敌。

不久，他的“护法居士”们帮他开的微博、网站、公众号，悉数被封。

但都很快换了名字又开起来了。

二、释贤启移民美利坚，政治避难还俗结婚

与说个不停的释贤佳不同，释贤启举报了他师父就消失了，基本不说话。

一直到2021年11月，他才在一个灭佛公众号上，发了一篇还俗声明，说他已经还俗、再婚了。

这个还俗声明之所以可信，是因为这个灭佛公众号，就是他以前的“护法居士”开的，释学诚案爆发后这名居士改信耆那教。

实际上早在2018年8月，举报了他师父之后，就有传言说他转了两笔钱共一千多万出去，然后逃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还俗、再婚。

这个还俗声明，只是坐实了这些传言。

那么问题就来了：

释学诚案的大部分罪证，特别是短信记录，都是释贤启提供的。

由释贤佳主笔的举报信、和2021年8月由释贤书主编的网络小说《凤凰岭惊梦》，都不过是基于释贤启提供的这些罪证，所做的有罪推定而已。他们俩是短信案和性侵案的受害者吗？都不是。

那么释贤启一举报就跑到美国了，他怎么应付接下来的调查质询？

被他举报的他师父，没有出国没有还俗；跟他一起举报师父的释贤佳，没有出国没有还俗；就他自己，举报完就跑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还俗再婚了。

跑到美国去申请政治避难，是为叛国；

用灭佛公号发表还俗声明，是为叛教。

但是这样的一个叛国叛教的释贤启、那样的一个祸害佛门的释贤佳，却被佛门内外的一些人，反复地尊奉为大义灭亲的时代英雄。

那他们到底能给佛门以光明，还是给佛门以黑暗？

佛门这三四年的不幸，早已回答了问题。

叁、释学诚案疑云重

释学诚案，从一开始就疑云密布，到现在都不清不白。

释学诚案爆发后，2018年8月23日，国宗局发布了著名的“823公告”，里面说了释学诚被举报的四个问题，但只说短信属实，违建、财务、性侵三个问题只说移交其他相关部门处理。

一直到今天，大家盼星星盼月亮，都没有盼来后续的调查结果、让这个案子有始有终。

但是从一开始，除了违建问题确实没得说之外，短信、财务、性侵三个问题全部疑云密布。

一、短信记录来源成谜，贤启说法前后不一

释学诚的两个手机号的短信记录，一个是骚扰比丘尼释贤ha，一个是跟多名比丘尼激情聊天，这两份短信记录，各有三四十页，时间跨度从2017年12月初到2018年2月中，长达两个月。

这两份短信记录，到底是咋搞来的？释贤启的说法前后不一。

从网上流出的龙泉寺在案发后的抗辩文件来看，释学诚案早在2018年2月17日，大年初二，就已经在龙泉体系内部爆发。

这一天，释贤启给龙泉体系二十多名执事法师群发邮件，首次揭发释学诚“短信逼淫比丘尼释贤ha、骚扰和挑逗多名比丘尼”的问题。

在这封邮件中，释贤启说，这些短信记录，是“请居士协助，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取的。

但是从后来的举报信开始，释贤启和释贤佳都一口咬定这两份短信记录是“通过法院立案后由法院发函从电信公司获得”。

那为什么说法前后不一？释贤启从未回应过这个问题。

问短信案受害者比丘尼释贤ha，她说短信记录是释贤启搞来的，她不知道咋搞来的。

问释贤佳，问得急了他说，先“请居士协助，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取，然后“通过法院立案后由法院发函从电信公司”获取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分析这两种短信获取途径的可能性。

二、民事诉讼调取短信，只能调取双方来往

根据民事诉讼的法律程序，原告要调取被告的短息记录，他只能调取到被告和原告两者之间的短信记录，不可能调取到被告与其他人的短信记录。

但是在释贤启提供的两份短信记录中，不但有释学诚与比丘尼释贤ha之间的短信来往，还有释学诚与多名比丘尼、多名居士、多名社会人士等等的短信来往。

那么通过正常民事诉讼程序，能获得这些短信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为了弥补这个漏洞，释贤启还说过，是“以国家安全名义立的案”。

但是真的以国家安全名义、乃至刑事诉讼名义立的案的话，那短信记录理应由国安部门或公安部门获取，会交给你一介平民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三、短信记录格式诡异，疑似木马实时抓取

在这两份各有三四十页的短信记录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超长的短信，都按最大67字，分割成多条。

这个倒不算奇怪，因为电信公司就是这样把超长短信分割后发送，并把每条分割后的短信，记录到电信服务器；

然后用户手机逐条接收这些分割后的短信，再合并成完整内容给用户看，并把完整内容，记录到手机数据库。

所以如果是从手机数据库中获取的短信记录，都是完整的不分割的。

一个是，存在着大量的往返重复、间隔几秒的短信。

举报方后来反复解释说，这些间隔几秒的重复，是短信的“送达回执”。

比方说：

12:05:30 释学诚发送给释贤ha：依师吗？

12:05:35 释贤ha发送给释学诚：依师吗？

也就是说：

几时几分几秒，甲发送一条短信给乙；

几秒种后，甲会收到这条短信的“送达回执”，表示乙已经收到这条短信。

非常科学！是吧？

但最大的疑点，恰恰就在这里。

因为无论是电信服务器也好，还是用户手机也好，都不会保存重复的短信内容，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消耗两倍的存储空间。他们只需要记录发送和接收的时间戳。

所以这两份短信记录，既不可能来自电信公司调取，也不可能事后从手机数据库获取，因为格式完全不符合！

最可能，是非常规设计的手机木马的实时监控记录。

因为在用户手机的工作流程是：

甲发出一条短信给乙；

几秒钟后，甲收到“送达回执”，表示乙已经收到这条短信；

然后这条短信的内容会被记录到手机数据库。但并不会重复记录。

如果短信超长，会按最大67字分割后依次发送，并依次收到每个片段的“送达回执”；

然后这些片段会被拼接为完整的短信内容、再记录到手机数据库。但并不会重复记录。

既然手机数据库中并不会重复记录短信内容，那么如果这些短信记录是事发后才从当事人的手机中获取的，必然也不会重复。

而只有非常规设计的、具有实时监控功能的手机木马，才能够这样捕捉和记录下来发送和送达两条内容重复但间隔几秒的记录。

而所谓的实时监控，就是必须在事发时就记录下来，才会是这样诡异的格式。

那你首先就要清楚有这个事儿要发生。

然后既然木马能监控，就必然能伪造。

四、三人被指伪造短信，其中一名高干子女

伪造短信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释学诚案爆发后，举报方贴出了后续的《情况说明》，在这个情况说明中，有一张截图，是龙泉寺在抗辩中，指控三名女居士，共同伪造了短信。

张×，曾在北京龙泉寺释贤ng部门做义工，后来成为释贤启在泉州普济寺的女秘书。她是带头的。

胡××，清华女博士，在北京××工作十余年，××××××案后跳槽深圳××。她是技术专家。

肖××，已故×××××××之女，广东人，她提供场地。

龙泉寺的抗辩中，指控这三名女居士，由张×带头，在肖××提供的广东的住所中，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未知的技术手段，远程监控释学诚的手机，假冒释学诚跟各个比丘尼短信聊天，发送了那些淫秽短信，然后导出这期间的全部聊天记录，交给释贤启拿去举报。

所以后来举报方反复否认伪造短信记录的各种可能性。

但稍微懂点儿技术的人，有不少都晓得苹果电脑可以控制苹果手机来远程收发短信吧？为什么要否认这个技术？

再懂点儿技术的人，应该也玩过各种各样的手机远程控制、短信监控软件吧？

为什么要否认这个技术？

然后释贤书在他写的网络小说《凤凰岭惊梦》中，也特意否认三名女居士伪造短信的可能性，认为她们仨无冤无仇的没有理由去陷害他们师父。

但这只要去问问龙泉子弟，他们自然晓得个中的恩怨情仇。

不堪细说！

1994年，北京有个著名的“朱令案”，清华女学生朱令铊中毒，现在基本成了废人，需要白发父母时刻照顾。而此案至今没有结果，就因为传说有高干子女牵涉其中。

那么如果释学诚案也涉及到高干子女，会成为第二个朱令案吗？

五、财务问题早已澄清，为何又写进举报信

财务问题，是举报信中揭发的，通过释贤启住持的泉州普济寺，分多次转移一千多万给不明账户。

但是根据案发后释贤佳与当事人的对质，这个财务问题，早在2017年11月，释贤启就已经举报给国宗局了。

然后龙泉寺当时就跑去给国宗局澄清，说这都是支付给建设民工的劳动报酬，由于财务制度的限制只能采用这种方式。

这事儿当时就已经说清楚了，国宗局也表示了解了。

但在后来的95页举报信中，举报方又把这个事儿给写进去了。

于是当事人去质问释贤启，释贤启说他忘了。

那么为什么已经说清楚的财务问题再次写进举报信？

财务问题的最终调查结果又是如何？到底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给我们公开啊？

六、强奸贤董是否立案？没有进展没有结论

比丘尼释贤do，指控释学诚在海淀区的一个精舍，性侵了她和另一位比丘尼释贤fe。

在短信记录中，有几条释贤do单方面向释学诚的倾诉，但没有释学诚的回应。

释贤启说他由此发觉有不止一位比丘尼被释学诚性侵。

于是在2018年5月，释贤启安排释贤do从澳大利亚回国，向龙泉寺几名执事法师，交待她和释贤fe被释学诚性侵的情况。

然后他们带领释贤do到事发地海淀公安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报强奸案。

但是三四年过去了，释贤do的这个案子，既没有进展，也没有结果，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们要求释贤do贴出她这个案子的立案告知书，她死活贴不出来。

死活贴不出来，但她又反复坚称案情属实，已经立案，没有撤案。

而释贤fe是根本就联系不上。

一些龙泉子弟特地到海淀公安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打听情况，也打听不出来啥情况。

七、性侵百女逼疯多尼，既是恶棍为何不抓？

按举报信中的说法，释贤do和释贤fe只是被释学诚性侵的众多比丘尼中的两个而已。

还有几个极乐寺的比丘尼，被性侵致疯。

释学诚案爆发后，释贤佳和他的“护法居士”们，通过邮件群发、微博、网站、公众号等各种途径，更是反复地渲染案情、渲染释学诚如何的罪大恶极，性侵了半个极乐寺一百多人，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等等的真假难辨的各路消息。

那么问题就来了。

按理说，释学诚被指控性侵百余名女性，包括未成年人，并致多人精神失常，这完全涉及到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

那么如此罪大恶极的一个人，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容忍他平安无事地待在他福建老家的小庙，还能接见弟子、还能讲《俱舍论》、还吃胖了！？

吴签都抓进去了，为啥就不抓他？

咋回事儿了？

真是波诡云谲啊！

肆、三大语系是一家

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是一家，是全球佛教界的根本共识。

而从民国开始，挑战这个基本共识的，有两大思潮：

一个是“大乘非佛说”或者“大乘非佛亲说”。主张大乘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后世弟子们发挥、创作出来的，南传上座部的巴利三藏才是原汁原味的“原始佛教”。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释印顺，他的著作一直被用作内地很多佛学院的教材，学僧们无形中受到他的影响。

一个是“喇嘛教不是佛教”。主张藏传佛教不是正宗的佛教，而是西藏本土的苯教，融合了印度教性力派的产物，所以里面存在着男女双修、依师法等等看上去与汉传教义完全冲突、争议巨大的东西。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萧平实。

几年来，这两种思潮越来越甚嚣尘上，在三大语系之间不断挑起冲突。人们不信佛的时候还可以互相包容、和睦共处，信了佛以后，却因为理念的冲突而互相伤害、无所不用其极，表现得还不如世俗凡人。

从释学诚案，到三四年来佛门的凄风苦雨、佛门红卫兵的群魔乱舞，穷根究底，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原因。

那么，到底要让这些偏执极端、排他自闭、三大语系互相伤害的思潮，占领佛门，还是让“交流互鉴，中道圆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和包容精神，占领佛门呢？

我觉得，这并不单单是佛门的事情。

佛门与中国社会，血脉相连、不可分割。

佛门教育出来什么样的人，中国就有什么样的人。

若佛门偏执极端、排他自闭，中国也会偏执极端、排他自闭。

若佛门和睦团结、博大包容，中国也会和睦团结、博大包容。

南传汉传藏传，“圣教三车独得全”，是中国佛教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么，我们是让这三大语系，和睦团结、兄弟齐心呢，还是让他们骨肉相残、四分五裂呢？

看看西方，千百年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宗教战争，那相爱相杀的亚伯拉罕诸教，信奉的本来也是同一尊神。

和睦、团结、博大、包容，这是佛教能给中国的。

也是中国能给世界的！

伍、天人修罗两相争

这三四年，中国佛教经历着两种心性、两种法运的争夺。

释学诚案，并不是他一个人、他们一个龙泉体系的事儿。

是整个佛门的事儿。

如果释学诚最终被公检法实锤，那就说明，佛门已经从顶上开始烂了，佛门的堕落，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那么，群众自发以佛门红卫兵运动的形式来整治佛门的破戒犯法问题，虽然纠枉过正，却是时代的无奈刚需。

但是这个纠枉过正的做法，也会因此而一直传承下去，中国佛教从此可以在家人随意整治出家人，千百年来尊重重道、不说僧过的传统美德，渐渐式微。

而众生到底会不会因为伤害出家人哪怕是犯戒的出家人，而断绝自我的善根，则是一个谁也不敢打包票的严肃因果问题。

如果释学诚最终被证明为清白，或者他的错误不算多严重，那就说明，佛门并没有烂到那个程度，那么佛门红卫兵丧心病狂的种种恶行、对佛门的巨大伤害，就会被更多人意识到，于是佛门红卫兵运动会被彻底否定和坚决压制，佛门这几年焦头烂额的“小文改”，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看当今社会，上到最高法院，下到普罗大众，都开始认识到虚假诉讼、网络大字报、小作文形式的虚假指控，对公序良俗的巨大危害性，文化大革命也被认定为错误发动，红卫兵的心性会占领佛门的未来吗？

肯定不会！

还是那个道理。佛门培养什么样的心性，中国也会有什么样的心性。

在佛教的故事中，天人和阿修罗经常大战，天人慈悲而佛系，阿修罗多偏执而好斗。

如果天人获胜，天人的心性就占据主流，世界就会风雨顺时、四气和畅、甘雨时降、谷稔丰登、人民安乐、兵戎戢息、疾疫不行。

如果阿修罗获胜，阿修罗的心性就占据主流，世界就会大降霜雹、非时暴风疾雨、五谷不登、疾疫竞起、人民饥馑、互相残害。

佛门暴戾，众生也会暴戾；

佛门祥和，众生也会祥和。

陆、直须洞彻无穷底

事实上，这三四年来，佛门一直在走前一种法运，被红卫兵的暴戾心性所困扰，苦不堪言。

是时候告诉我们，释学诚案最终的调查结果了！

因为他就算实锤了，佛门也只是延续这几年的憋屈法运而已。

但如果他是清白的，佛门的苦日子就熬出头了。

绝对值得争取！

习dada！求您救救佛门吧！

这封信我一直想写，纠结了三年都没写出来。一是不晓得该咋写，二是不晓得该给谁。

佛门遇到大事不决，有个佛前抓阄的传统，“大事不决问佛陀”。

三年里我抓过几次阄，每次都会抓到您。

习dada！您的父亲习仲勋先生，在文革中尽力保护六祖大师金身的故事，在佛门早已传为美谈。

所以我深信，您也一定能拯救佛门！

最终我用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在旅馆中写好了这封信，天亮就发给您。

然后我就可以跟师父一起上山打禅七了。

再不上山充充电，我就要木电了！

祝习dada和彭mama健康、长寿、心情好！

此致。

敬礼！

您的人民和老乡 杜小坚

2021年11月28日